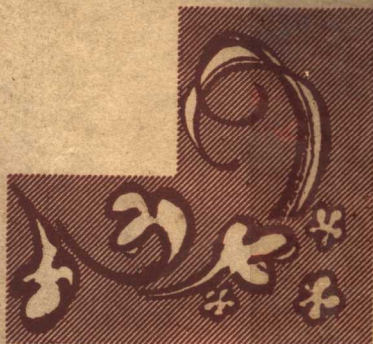


女性的風格



紀德著 金滿成譯
作家書屋刊行



中國生肌散



中國生肌散 專治一切
瘡毒腫痛 功效如神



女 性 的 風 格

著 德 紀 · 列 特 安

譯 成 滿 金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1 8 4 7

女 性 的 風 格

有 翻 譯 權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安 特 列 紀 德

譯 者 金 滿 成

編 者 姚 蓬 子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上海中止中路六一〇號

分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成都·漢口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七 月 滬 一 版

譯者幾句話

此書原名爲 *e'cole des femmes*、*e'cole* 一字不消說就是一所學校，但他的引伸意義則有學派，學風，學說，等；假借意義，更有心理，思想，人生觀，體裁諸意義。讀完了這本小說以後，覺得以上諸義，都不合他的內容。若譯作女性心理，或女子思想，又恐怕人家不會認爲這是一本這般幽美的小說了。苦思結果，因譯作「女性的風格」。

至于紀德這一個法國近代的大文豪，似乎無須加以介紹；因爲詳細介紹他的，爲莫過于他自己的作品了。若果不是我的譯筆太拙的話，你讀完這本「女性的風格」，也就明瞭許多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于重慶

書中主要人物

愛維琍

(Eveline) 本書女主人

羅伯

(Robert) 愛之丈夫

吉達

(Gustave) 愛之兒子

日來未夫

(Genevieve) 愛之女兒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先生，

遲疑了很久以後，我終於決定把一捲東西送給你；這是用打字機抄錄下來的，我母親遺留給我的她的日記。她是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死于某醫院的；她在這醫院中，担任看護傳染病人的工作，一共作了五個月之久。

在這一冊日記中，我只改換了他一些私人的姓名。假如你以為這一些東西，對於一般青年婦女不至于毫無益處的話，你可以自由地發表了它。在這性情形之下，倘若你不以為莫里哀用過以後我再用它，是稍欠誠實的話，那麼，「女性的風格」這一個題目，我是十分喜歡的。（註：莫里哀，Moliere為古典派喜劇大家，曾有一劇本亦名「女性的風格」——譯者）自然，「第一部，第二部，尾聲」這些字樣是我

加上去的。

希望你不要設法認識我，允許我這一封信的末尾，不簽我的真實名字……

日來未夫，D……

第

一

部

原书空白页

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

我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爲你而寫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日記，除了一些信件以外，我從來簡直不會寫任何東西的。我爲你而寫這些東西的原故，無疑地是爲了我不能天天都見到你。但，假如我應當先你而死的話，（這是我所切願的，因爲生命中要沒有你，對我簡直是一片荒漠了，）這些日記，就該由你去讀它了；遺留了這些日記與你以後，我將覺得我別離你的程度要淺得多了。可是，怎麼會想到死呢？當其我們的面前，充滿了生命力的時候！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換句話說，自從我戀愛了你以來，生命對於我是這樣的美麗，這樣有用，這樣有價值，以至于叫我不願放棄所有的一切。在這本日記中，我收

集了我的幸福生活中的竹頭木屑。每天，在你離開了我以後，假如不把這過于容易消逝的時刻復活起來，把你幻想到我的面別來，那麼，我又有何事可作呢？我曾經向你說過，在我未遇到你以前，我是在痛苦中，我感到我的生命沒有用。我的父親母親勉強我去作的那些世俗之事和看我的女朋友們沉緬于她的取樂之中，再沒有比這些更其無聊的了。一種無捷徑、無目的的生活是不能叫我滿足的。你知道，我是實實在在的想作一個病孀婦或者救濟貧窮孩子的小姐的。當其我把這種志願告訴了我雙親的時候，他們都聳了肩。他們想得不錯，他們以爲我這些不成形的志願，等到我遇到我的靈魂能夠依戀的那人以後，自然會放棄的。爲甚麼爸爸今天不承認所謂「那人」就是你呢？

你看我寫的多麼拙劣。我一面哭着寫的這些句子是令人可怕的。我也爲甚麼會重新念它呢？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學得來寫得好一點。總之，我雖盡心學習，將來大約也不見得好的。

的確，我說過，在未遇着你以前，我在爲我的生命找尋一個目的；而現在，你就是我的目的，我的操業，甚至于我的生命，我只有找尋你了。我知道我如果在我身上得到更好的東西的話，是應當透過你，由于你才能夠辦到的。你應當引導我，提携我走向美、善，和上帝的地方。我祈禱上帝幫助我戰勝父親的反抗。爲了使我的虔誠的祈禱變爲有效的原故，我把它寫在這裏：我的上帝，你不要逼迫我不聽爸爸的命令。你知道我所愛的是羅伯，我永永遠遠只他一人。

認真說，從昨天起，我才了解了甚麼是我的生命的目的了。是的，自從在居來公園的一段談話以後，他才叫我明白偉大的男性生活中女子的地位了。可惜我太笨了，以至他所舉的例子不幸我又忘了；但這一點至少我是記起來的：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從此以後應當犧牲于他，幫助他完成他光榮的志向。自然，這不是他說的原文，因爲他是很客氣的；但我想是這樣的，因爲我是驕傲于爲他而犧牲的。同時我

也相信，雖然他表面是客氣，他却顯然是意識到他自己的價值。他對我完全沒有隱飾他是有野心的。

『並不是固執着非成功不可，』他帶一種甜密的微笑對我說，『但我對於我的理想，是期其必成的。』

我希望我的父親能夠聽見這些話。可是爸爸對於羅伯是那麼樣的頑固，以至於他在他身上所看出來的他都叫作……不！我不願意把這名詞寫了出來。爲甚麼爸爸會不了解，用了這種話語，並不足以說明羅伯的錯，反適足以說明自己的錯呢？我確切愛羅伯的地方，是他對於自己並不寬，他從來沒有不注意他自己的責任。在他的旁邊，我就覺得所有的別人都不了解真正叫作「身份」的這東西。他處處是想勝過我的，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却留心不讓我覺到這種意味。有時，我發現他還作得過火了一點：比方說，他怕我在他面前過於自己感到「小姑娘」氣了時候，他自己也就裝起「小孩子」起來了。在我昨天責備了他這一點的時候，他忽然以一

種莊重的神氣帶一種叫人迷醉的憂鬱態度說：

『大人也不過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孩子！』說完，他把他的頭靠在我的膝上了，因為那時他是坐在我的腳下的。

這是多麼動人的，充滿意義的，有時如此深刻的字句，如果不記下來，實在是可惜了。所以我立誓要儘可能地記下了他。我堅決相信，將來再讀他的時候，一定是令人快樂的。

於是，立刻，我們就發生了記日記的意見了。我不知道爲甚麼我用起「我們」來了。其實這意見，和其他許多好意見一樣，是出於他的。簡單說，我們兩人彼此相約寫日記了，即是說，我們相約各人寫一份日記，他叫這日記作「我們的」歷史。對於我，這倒是容易的事：因為我是只爲了他而存在的。至于他，他能否辦到，實在叫我懷疑，即使時間對他並不欠缺的話。同時我也覺得，也不應當以這一件小事，太佔着他的思想。我也委婉曲折地向他說過，我了解他有他的事業，他

的思想，他的社會生活，他不應當過于重視了我的愛情；若果說，他應當是我的整個的生命，但我不能，也不應當是他的整個的生命。我是非常想知道，所有這些，他是以何種方式記上他的日記的；但我們是立了誓，彼此都不把日記給對方看的

「要在這種條件之下，這日記才可以說是神聖的。」他一面吻着我，一面說；他並不是吻我的額，而是精確地吻了我的眼與眼之間的地方，這是他最樂意的。

不過，我們也同意了，假如我們之中，誰先死了的話，則這日記便當遺給這未死的一個。

「這是當然，」我這樣稍稍有點呆笨地說了。

「不，不，……」他用一種很嚴重的聲調說，「這我們得相約好，那就是大家不要毀了它！」

當其我說我在這日記中寫不出甚麼來的時候，你微微笑了。的確，你看，我已經寫了四篇了。若叫我不再唸這些日記，那是叫我怪難受的；但若叫我再唸這些日記，而不叫我撕了它，那更其難受。可是終于叫我自己也感到奇異的，是我很高興又重新寫起來了。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二日

羅伯是突然被人家叫到白比安他母親那裏去了；好久以來，他已經收到關於他母親很多很惡劣的消息了，我向他說。

『我希望這是不緊要的事。』

『大家都這樣說，……』他帶一種莊重的微笑反辯，這種微笑，可以叫人看出他是如何深沉地注意到這件事。對於我自己那不合理的句子，我自己都恨起來了。